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先覺僧

胡平陸太守，浙人也。其恭人好佛，得一玉大士像，至誠供奉，持誦《大悲咒》甚虔。中年舉一子，自幼茹素，三四歲，隨母禮拜，誦咒則喜。使之入塾，則瞑目枯坐，父師以其幼也，未之責備。八歲時，太守強其食肉，大嘔盡吐，即心厭塵凡矣。竊母白金八匁，望五台而逸。相距不遠，竟日而至。向僧禮拜，求為剃度；僧不知來歷，何敢收之。乃遍拜坐禪者。內有遊方和尚，同鄉人也，憫其幼小無依，願為帶回故里。苦求為僧，相攜至天台；求善知識，為之摹頂授記，賜予法名，曰先覺。師問之曰：「浮屠之學，不出教禪二端。所謂教者，唯識宗旨，即三藏佛經九千五百卷，以持誦而論證果者也。所謂禪者，東來初祖達摩大師，宏教外別傳之旨，不立文字，而見性成佛。其後派雖分五宗，不出靜定而已。汝願何學？」先覺曰：「弟子不識字，何必受文字之障，願歸禪門。」乃授以秘密法旨，守之無失，唯精唯勤。至八歲，能入定數日，歷受三道戒，得衣鉢度牒，別師外出雲遊。至武林之靈隱寺，遇異僧困跡於火工者，遇人不言不笑。見先覺，邀之入室。自言原大唐時人，歷今千餘歲矣，立願食億萬僧，而後圓正果，是以在香積廚作食。且曰：「我與汝有前緣，故告汝，此非棲息之地，以北去為善。」先覺求其指示，則曰：「我除執爨外，無法可傳。」乃別去。先覺遵其教，欲去，忽遇舊僕再拜曰：「公子何往？先尊與太夫人，自失公子後，悲痛甚，四處招尋。逾五六載，相繼而逝。大公子扶柩旋里。緣先太尊在日，曾為公子聘馮御史女，今已及笄，催完姻者屢矣。大公子遭奴輩多人相覓，小人幸遇，必請公子同歸。」

先覺知父母已過，大慟幾絕。隨家人回見乃兄，勸之易服畢姻。謂新婦曰：「我與汝了此一段姻緣，數乃前定。但我已證羅漢果，不通人道，留此無益。我從此行矣，去留由汝。」新婦亦不挽留，曰：「我知之已久，亦將皈依佛法。」先覺授之以禪，乃攜母遺之女大仕像，不別而行。

北走燕山之西域寺，愛其巖洞幽寂，扶藤而下，面溪背壁，趺坐於中。日有寺內人來給食。坐逾兩載，功益精進。忽聞車轟雷吼之聲，山谷振動，見大蟒探首相食。先覺寧神靜攝，聽之而已。頃刻無蟒。次日復然。自忖此地緣滿，故妖魔起，遂入都。

經歷各寺，未遇高人，終日靜定而已，眉目間光華燦爛，迥別凡流。諸王與公卿，見而異之，共保舉入萬壽寺方丈。坐年餘，復佈施萬餘金，曰：「此勢利地，非修真所也，不可墮落。」乃封其金於庫而夜遁。爰朝五台，出嘉峪關，歷西域，尋訪佛跡，到人所罕到之處，無所遇而還。游終南山，遍拜諸寺。僉雲在山之陽，其山陰，相隔黃流，望之，樹木陰森，無敢入者。即有好事之人，去亦不返，相傳為棲真之所。先覺欣然願往。或阻之，不聽，攜帶乾糧，渡河而入。

見古木萬株，參天覆地，高皆數尋，枝葉相接，其下朦朧，微可辨路而已。先覺由之，日則攀葛結藤，夜則調息入定。約行七八日，始出樹林，則現奇峰疊障，千態萬狀，或以高，或嶄而削，或以幽，或崎嶇而險，徑路盤曲，似有人行者。複數日，出山坳，則勢更，莫窮莫盡，然皆秀色可餐，無虎狼惡獸患。遙望山腰，時見石龕，隱隱有人跌坐。四面峭壁，無路可通，不知從何處登也。先覺呼之不應，膜拜之，亦不答。又無水可飲，雖聞潺潺之聲，而溪皆深邃，不得下，乃有退心。迎面一古衣冠道人來，先覺歡欣相接，牽其衣裾而拜，尊之曰「大仙。」其人笑曰：「予凡夫耳，焉得仙？仙人肯使汝見耶？」相與就石凳共坐，叩所從來。其人曰：「予世居越國，徐姓，秦皇時為役夫，是楚漢紛爭，投楚而卒，烏江之敗，逃入此山，不復出矣。」先覺告以渴甚，乃身解佩匙，即於石山挖之，得水與飲。清涼滲膏，連給二匙，收藏欲去。先覺曰：「弟子尚未足也。」其人曰：「不但汝渴已已，即不食亦無礙矣，何必多飲。」先覺猶持裾不釋，哀求超度。其人曰：「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。我非汝師，汝必欲度，不見前山又有人來耶？」先覺回首問，一陣清風，絕裾而去。手中僅留青藍布一握，其人不知何往。乃以布裹所攜之玉大士像。自飲石髓後，覺身體益輕健，不食不饑，日行四五百里。遂出終南，遊山左，不復反。或曰「在青萊之間，山深不知處耳。」